六

孫宗伯集卷之四

明句吳栢潭孫繼皐以德甫著

門人會稽劉　毅健甫甫校

後學陽羨陳一教函三甫校

明人雲川沈　淙伯聲甫同校

傳

姚安守秦公傳

秦公者名汴字思宋別號次山其先揚之高郵人在宋國史院編修淮海先生觀有子湛倅常州葬

湖耕草堂藏書

先生璨山下子孫因家武進之新塘十傳而有瑞五公者爲無錫胡埭贅遂徙爲無錫人又六傳而鳳山公金起家弘治六年進士仕終尚書太子太保其爲尚書凡五文昌之座陟幾徧顯名朝廷卒謚端敏生子二長曰泮公其次也端敏爲提學副使河南而公産大梁臬司官舍中故以爲名公生十餘歲而以端敏任入太學則端敏爲户部尚書崇貴矣公弗自命爲尚書子也晨起從府中攝布襴袍從一童子無騶入横舍甚歛稍長益績學工

秩文得佳公子聲嘉靖十三年大比順天公所爲經義中程矣中罷自是連比輙報罷而端敏亦且老致其仕家居又公之兄所謂泮者業舉於鄉矣竟夭端敏嘿嘿不自得以爲人固各有命科名何可必待且任職寧渠非王臣也耶趣公使謁選於是公得南京後府都事到官顔其室曰鍾陵吏隱稱吏隱者明非其志也而公環視府僚率多負貴介習爲侈靡即無如絳州陶治公安鄒廷澤兩君者好學而賢乃相與締好特容時人號曰府中三

友云滿三載考持端敏服自官所奔歸服除上書
乞終養毋鈕夫人即又持鈕夫人服公前後遭兩
喪皆束身走京師伏
闕下涕泣幾
上哀憐以得卹典而
上亦念老臣功德隆茂所以褒贈有加公為子能
盡力如此三十三年公再起補右府都事尋遷左
府經歷左府者浙江都司所隸也公計以為浙故
多薦紳大夫長安中彼其故人邑子以軍戎事上

府者何可勝數非一切禁絕請託無以守畫一示
兵柄重由是竟公為左府無一人請托者府以清
肅久之擢雲南姚安知府姚安在萬里外文罔稀
濶而大姓高某為不法橫行郡中吏莫敢詰問公
乘傳至其畛亟收捕下獄吏乃大驚不意新太守
張設如是惴惴相戒毋犯法犯法太守立辟汝矣
其為政凜烈皆此類也而公自其再起為都事經
歷時嘗從輩行一往見相嚴相嚴與端敏有故遇
公大善至命其子為具召公而公從座上語數侵

相嚴子又其得姚安實太宰李公默知公久次以
畀公而相嚴子所前屬吏部兩人者乃皆不得以
此得相嚴子恚恨會考察京朝官有詔當公經歷
不稱職免是時三十六年也而公歸自姚安自念
偃蹇終不能取容當世遂絕意仕進搆小樓名曰
萬卷聚圖籍其中而身爲蠹昕夕誦讀讐校至胸
襄間朱墨狼藉爲滿不厭間游於酒酒酣指大白
徐言曰我於世枘鑿非是物誰當我親者人盖以
是窺公之有所托矣而久之公遂病枯其半體然

公不以病盡罷酒及廢書不覯乃竟坐病卒於是
公年七十三歲云公孤介貞絜自其天性凡三爲
府僚一守遠郡絕不肎妄通謁造請諸公亦不肎
非誼有所詘下乃諸公名端雅者即不謂公簡顧
或加愛敬焉居家幾念年門下絕不妄通一客郡
國守相希睹其面而頗獨好與一二老僧譚說經
史白首相往來公所以偃蹇不能取容當世者也
故公之卒也其名能知公者以爲公馭於繩墨又
守郡日淺無所畢其奇而知公深者乃謂公當汶

汶之時列冗散寘遠外激辭抗論爲獨信其節爲公恨者以爲公一出而躓徒遑蹇一室中以老而爲公幸者乃謂公愕愕而得全爲免於道邊之嘆也公所著有三才通考行世懷李齋集錄詩賦文讚銘若干篇俱藏於家公有三丈夫子長柄用諸生久次貢上太學次楷先卒次柱中書舍人左遷王國官二子皆伉直有父風又皆博學好古公所爲不亡以此

史繼皋曰余觀秦公志操介特此非獨其天性然也蓋亦以矯時俗之趨焉當嚴相時一國之士若狂矣公馮席先世之寵靈抑又有故假令少自屈損出門下與之暱朱丹其轂豈足道哉然公方且不勝憤懣不平訟言謔詬至面折無所避身雖黜辱正直之氣信矣公所以爲世風深哉今夫松栢無弱枝鸞鳳無卑翼公之爲端敏子者足矣

樵陽子傳

樵陽子者蜀灌縣青城山樵子也本大足縣人姓雷氏方誕有踞而蓐於其門者父若母因呼之化

緣化緣可二歲父若母死安縣安縣民陳和養為子養十餘歲陳夫婦亦死化緣孱然一孤童耳則托足青城山下童翁家童翁家又貧無所得食則入山斫柴售灌縣人以活灌縣人持升米或碗許米市樵子柴盡一挑樵子不計也一日入山天大雨雪迷失道入山益深雪盈六七尺許所見惟高厓萬丈古木架陰壑飛鳥都絕忽一老人鬚眉皓白手執拂子招樵子坐頃之又一老人貌頎腹便便衣大袖紫衣亦來共坐如是累月並有所指授其語秘不傳已乃導樵子大樹下指而曰是中爾前身所托也坐樵子石上設十二拜禮恭甚號之曰樵陽子以故人皆稱樵陽子云老人既去樵陽徘徊巖谷間往往聞隔厓彈琴聲或人聲及跡之無有也結跏趺大樹下凡百數十日敗衣掩形頹然稿木采藥人遇而怪之佛耶仙耶頗以語灌縣人灌縣人轉相語群走物色識為童家兒是兒陷雪窖一年久矣曷不死寒餓死虎狼乃作如是相事聞灌縣令令景某也駕而之山中臨問狀耳所

對斑斑應古記非童子口吻也自言吾前身在樹中令便使人斫樹樹轟然若雷震者火發其腹劃然開現委蛻焉髮垂額覆領指爪逃身其貌像則樵陽子也令驚嘆而返尋並蛻坐處得一石匣匣有文字亦秘不傳有布衲有鐵冠絛樵陽子以自有劍劍柔繞指今失所在其時令下教製龕奉樹中蛻築庵居樵陽子於是樵陽子之名一日而傾動州郡士庶競來瞻謁樵陽子遽能談人未來事又能已人疾來者愈益多樵陽子避而匿安縣之天池山士庶則亦走天池趾相錯其自鄉薦紳以迨官長車蓋相望而獨石泉鄧令某憯墨吏也問丹何居樵陽子云爲令廉而仁是官人外丹令疑誚已恨刺骨而孫弁某將因緣爲功陰教令名之妖人上變告臺司用　令追捕毋醵亂事下成都張丞某逮治樵陽子朴野至則箕踞而詬丞大恚罵何物囚敢爾痛搒之無苦也繫囹圄三月獄上而王觀察某特廉其非辜覆丞牘身爲白艾中丞是夫童而好修安所涉人間世而惑衆爲事得觧

久之譚中丞來檄所司即鄉所築菴建大通觀遣還山厥後凡開府及領藩臬至者率召見樵陽子樵陽子率一再往不拒也頗其意忽忽不自得會吾常吳叅知以捧表過家謀挾之來江南樵陽子洒然從焉來則止常之永慶寺亦數過吾錫山龔方伯城南別業稍一游武林西湖樵陽子所至江南人就徵未來事若丐已疾者麋集樵陽子不甚應問露一斑即往往中樵陽子在山專生餌黃精出乃復火食食止蔬素然終歲廢便溺良有絕異者故未名強而自名曰思道亦書出山後事相傳其大父孔文進士也與內江趙文某同榜友善父鳴春蓋　人爲樵陽子言如此留未二歲歸焉

贊曰昔東林老古錐定峩眉樹中七百年既出求復定去今青城樹中身托樵陽子是兩也玄與禪有異乎張紫陽因折瓊花事推明陰陽性命之變以必得金丹乃是最上乘法通乎此可以知所竟矣余不解為二氏言幸獲習樵陽子其人冲夷恬

穆不界人我教人只於心地上領宗旨雖以通儒者言不謬嗟乎余安能極樵陽子所詣哉

記

脩建新設常鎮兵備道江陰縣駐札公署記

上萬曆之二十有四年巡撫都御史臣可懷巡按御史臣久徵交章言臣幸得奉璽書巡行江以南臣所轄凡蘇松常鎮四郡所與共事凡兵備憲臣糧儲守臣二道粮儲得兼治水利不得治兵而兵備臣獨往來督察盜賊理獄訟歲半在道路不純治其官即倉卒有急不暇左右顧非

縣官所以重畿輔慎封守至意臣檢故牒
肅皇帝朝以倭患專設一道備常鎮兵事寧而罷
之頃倭又見告矣宜以時嚴為備臣不勝愚心昧
死請請裂四郡為二併兵糧為一前署曰兵備道
更降
勑換印對掌彈壓勿復罷便奏上
上下其議吏部吏部覆如都御史言
制報曰可於是叅政彭公觧糧儲事以本官兼僉
事領常鎮兵備道事自蘇移駐常之江陰前是江
陰故有兵備道官署在時平無事縣又徼僻使者
不時至歲久圮壞即餘址十五築為官廨矣公業
用憲令當移駐謀所以繕而新之而又兢兢惟詘
而舉羸之虞下檄所司毋重爲使者治舍煩苦百
姓某縣積鏹若干緡可以佐材石瓦甓聚餱粮毋
動民一錢一粟一切緣舊取嚴密而已毋傷侈靡
所司守要約唯謹乃以月日之吉庀役始事葺所
欲腐益所未備凡為重門爲堂為寢樓爲廡揔若
干楹則葺凡為賓館為神祠為燕圃之亭為從史

之室摠若干楹則益不踰時告成崇基内聳修垣外繚言仍昔觀亦煥新采葢屹然雄鎮云公既涖鎮斯署則屬

史皐使為記惟我

太祖高皇帝起淮甸取金陵下鎮江克常州遂拔江陰江陰斗大一城耳當此之時群雄所在割據名都大邑未收者何限乃

太祖得江陰若得一敵國使所親故江陰侯吳襄烈鎮之且戒之曰毋逐小利毋與賊爭鋒保境安民而已襄烈守江陰十餘年卒以其力蔽常鎮以待

太祖剪漢而蹙吳平定天下襄烈亦用扞禦功予券封侯神謨駿烈垂賁宏遠矣代襲熙洽議者不深惟桑土衣袽之戒猥言省官省事全吳並江海千餘里倚一使者以威聲遥制雖鞭之長不及馬腹非完計也

陛下神聖惟是纘戎保大憂勞宵旰不難采部使者言分官併職畫地置守與吏民更始煌煌虎符

之室摠若干楹則益不踰時告成崇基内聳修垣外繚言仍昔觀亦煥新采葢屹然雄鎮云公既涖鎮斯署則屬

史皐使為記惟我

太祖高皇帝起淮甸取金陵下鎮江克常州遂板江陰江陰斗大一城耳當此之時群雄所在割據名都大邑未收者何限乃

太祖得江陰若得一敵國使所親故江陰侯吳褒烈鎮之且戒之曰毋逐小利毋與賊爭鋒保境安民而已褒烈守江陰十餘年卒以其力蔽常鎮以待

太祖剪漢而蹙吳平定天下褒烈亦用扞禦功予券封侯神謨駿烈垂賁宏遠矣代襲熙洽議者不深惟桑土衣袽之戒猥言省官省事全吳並江海千餘里倚一使者以威聲遥制雖鞭之長不及馬腹非完計也

陛下神聖惟是纘戎保大憂勞宵旰不難采部使者言分官併職畫地置守與吏民更始煌煌虎符

將
太祖之神靈寔式臨之語不云乎猛獸在山藜藿
不採自今使者以春秋抗旌盖江山潮汐之間既
令旣申戈船如龍組練如雲盖上以控金陵之門
户而下以扼吳越之襟喉近以消潢池萑苻之孽
而遂以褫島夷鯨鯢之膽建威銷萌於
國家豈輕也哉夫草昧而置將則建閫閫重承平
而假臺察則創道道重然吾聞襄烈奮行間饒勇
畧乃其在鎮仁恕清儉食不兼味好奬名節士興
文學絃歌相聞祭征虜羊開府之流亞也公虛和
玄朗其蕭惠碎竊脂之不穀騶虞之不肉本之天
性顧其胸中之甲兵即聲色不動而分數甚明隱
然以身任金湯謂今之韓范非乎夫作鎮自天造
以逮今茲垂二百三十年鎮以復新而其人正得
文武才後先照暎以幸此一方事興復良若有待
者以斯則知地以鎮重鎮又以人重非苟然而已
皐旣推明往畧布定近令而又本人地之相爲重
者以諗後之治是鎮者庶考而式焉都御史爲趙

將

太祖之神靈寔式臨之語不云乎猛獸在山藜藿不採自今使者以春秋抗旌盖江山潮汐之間既令旣申戈船如龍組練如雲盖上以控金陵之門戶而下以扼吳越之襟喉近以消潢池萑苻之孽而遂以褫島夷鯨鯢之膽建威銷萌於國家豈輕也哉夫草昧而置將則建閫閫重承平而假臺察則創道道重然吾聞襄烈奮行間饒勇畧乃其在鎮仁恕清儉食不兼味好奬名節士與文學絃歌相聞祭征虜羊開府之流亞也公虛和玄朗其薰惠辟竊脂之不穀騶虞之不肉本之天性頗其胸中之甲兵即聲色不動而分數甚明隱然以身任金湯謂今之韓范非乎夫作鎮自天造以逮今茲垂二百三十年鎮以復新而其人正得文武才後先照暎以牽此一方事與復良若有待者以斯則知地以鎮重鎮又以人重非苟然而已皐旣推明往畧布定近令而又本人地之相爲重者以諗後之治是鎮者庶考而式焉都御史爲趙

公巴人御史為鹿公定興人彭公名國光德化人而董是役者為常之同知史君名起欽鄞人皆進士

尤氏章山新阡記

吾邑西盖有九龍山云蜿蜒東走擘一支而南勢如奮爪然是其爲章山吾友刑部主事南華尤君卜兆於茲峰巒廻合溪流映帶欝乎佳哉信天之所留而神之所錫也於是君之配葛安人卒一年往矣今年癸卯十二月某日之吉以葬而謁余為記夫余不能為形家者言以定茲阡之必安且吉也乃徵安人賢而有以定茲阡之必安且吉也安人者處士隣橋公女也始君之尊人贈承德郎思棄公與處士公善故安人歸君安人入門不及事其姑馮安人而事其繼周周與其　吳齦齦如也安人從中為宛轉調輯而帷幃間兩相釋忘許矣贈公入室而融融如也盖媮悅加七著忘老矣君讀而不能無虞於膏火安人罄奩具買田負郭而君忘貧矣君之成諸生晚尋舉於鄉數試禮部不

利已丑之役主者得君卷大珠賞虔之秘臨籍却
遺之安人曰命也而君忘詘矣於是君用選人拜
萊陽令安人弗從曰妾從誰為君率子婦謹蒸嘗
者妾從誰為君督童奴守田廬者然已旁飾一姬
侍行不令君耽衙宇憂窩鐍事也君治萊陽而效
晉令宛平風雪中以間過里門意不無少繫戀安
人曰君用高第徵而以情累羈耶天邑翼翼聲易
馳上慎自愛愛黔首君凡兩為令後先可八載許
治行表東海疆執聞輦轂名在御屏擢為尚書郎

繇安人留治家得一心營職云安人一子擁愛之
甚甚於它人家毋子然小有過必噍讓無所貸今
諸生盛明是也克厲其業以有聞於時二女粧遺
皆手自辨治更能推其餘以佐其兄之子而娶女
而嫁者要亦有節度無侈溢也性淵靜足不出戶
以內聲不出戶以外被服縞素即于歸時不乏華
絃笥之而已雅不欲以口食事刀俎晚而搆一閣
禮佛其中遂斷葷肉不御嗟嗟生長饒裕而躬儉
嗇偕守隱約而違宦達再徵

封號而秉齋素度安人夷然不知夫子之有官與其身之為官人妻也庸詎知世所紛艷為珠琲羅綺者哉不贊而能之乎今夫形家言儒者不道也而亦不廢也故牛眠獻異陶家顯仕書生道逢袁氏五公所從來矣余則以為閟宮靈壤天所留也而天益謙神所錫也而神福謙以安人和順明淑往往有非女婦人所敢望者而未嘗一日從君於邁沾溉榮祿年壽又不讐歛餘發祥以祚子孫後之昌其可量歟芝原瀼瀼

龍章煌煌有來未央不直鄉者兩恩命為生前光而已爰柚形管勒玄石以竢是爲

記

虎丘重脩五賢祠記

虎丘之北岑舊有平遠堂以佐名勝豁游目而久之乃為龕以祠五賢則為唐常轉運白少傅劉賓客宋王翰林蘇文忠韋白劉先後繇重職補外刺史蘇州王繇大理宰長洲而蘇以南竄經陟不啻數數然咸有樂乎斯丘者龕之設寔自近歲江長

洲始後十許年為今年庚戌户部陳公用望郎榷
關滸墅自公来登覩堂宇漸圮堦砌都裂慨焉捐
榷之羨凡百有廿金以付寺僧明鏡仍遴官耆之
才而勤者使飭而新之工竣屬余記其事余於斯
役而竊有感於斯丘之有數君子也夫此數君子
者文章風節凌跨一時焜燿千古而或一麾以出
或三黜以徙羈縻流浪于江湖之間而斯丘至今
幸得借其風流以為重假令當時身不出國門官
不離蘭臺鳳閣以老雖勲業在朝著望斯丘迢迢
東南一坏耳尚誰得而有之哉盖惟天也若故偃
蹇其遇而饒予之以吾吳之佳山水而數君子因
得稱隱吏遷人徜徉咲傲于幽奇葱蒨之區流連
題咏低回而不忍去夫亦重有感也然則斯丘也
其遂為數君子之丘與客曰不然前此闔閭不有
之以為墓乎而虎不至今蹲也是闔閭且不得而
有也生公不有之以為臺乎而石不至今點頭也
是生公亦不得而有也王珣不有之以為宅乎而
非禪宮梵刹不至今求也是王珣曾不得而有也

矧宦轍謫轅飄忽往来譬若雲萍然烏得而有諸嗟乎惟其逋處之逋去之而終不得攄以爲有則天下之倏忽滅沒轉瞬而不可以爲常者皆是類也彼區區得喪寵辱尚足以挂高賢曠士之胷懷哉吾以知數君子者其深有得於斯丘也已今吾試與公憑高而眺臨深而覩晨霞之粲然夕照之軒然而禽聲之嚶然非夫數君子之文章耶池水之泠然石仞之磽然而松栢之蒼然非夫數君子之風節耶以至歲時寒暑之推遷風霆雨電之不測卉物之凋榮而煙嵐之聚散又非數君子升沈顯晦之變態耶公其亦有俯而思仰而會曠世而相感者乎是數君子之寄於斯丘者其迹而寄於公之俯仰間者其神斯丘之寄其迹杳乎其不可尋而公之寄其神者躍乎其如有在也祠之右又有宋尹和靖暨

國朝胡別駕二祠和靖宋儒故結菴丘之傍而別駕在正德間於郡有保障功公槩而飭之宜祠下為重臺五盤旋蜿蜒直丘之麓公所創也公名訏

謨閩之長泰人萬曆辛丑進士

題辭

刻塾訓韻律題辭

合浦王文學先生箋所謂塾訓韻律成間以觀余余卒業異焉夫先生家珠淵斯不已咄咄逼人乎且非獨於訓塾也韻律韻平聲幾盡其音調諧合鏗然作金石聲與菊隱帙無所不驅使而先生乃能發庫倒篋掇華批根為註脚亡慮若干言令覽者一咏一擊節坐而破萬卷良已勤矣雖以訓髦士可也詎曰塾余又以為此卧雲子者其人必吞

丹吐白類古江淹王勃者流都詞人雄長不幸而不遇傲焉自放於荒煙野草之間隨其興象之所值與其才情之所游游戲筆墨以自洩其奇而宣寫其無聊藉當世有知者為定而行之久矣一落而覆醢食蠹不知幾何年而先生之大父來賓公始得之來賓公老且死以傳先生携而走四方晝繙夜索月讐歲竄又不知幾何年而後乃為完書以傳也蓋書之行亦有時如此然非先生慱聞強記比於經笥書籠即欲勉副來賓公未命不能不屈為學官獲借陰授蒯於擁氊施帳之餘亦不能則是書之行又先生之不幸而卧雲子之幸也於是先生訓吾邑凡五載擢諭惠安以去夫余居恒見先生傴僂而趨若弗勝衣私竊重先生恂恂篤厚君子哉顧不意其蓄積該洽乃爾語不云乎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余於先生交臂而幾失之即天下之為卧雲子者多矣爲仍其名曰塾訓而題其引

餘姚徐念之湖上草題辭

乙酉秋余校士浙得卷絶偉麗若魁然珮玉容也者而異之第其名甚高則餘姚徐君念之用儒士舉者也凡儒士舉者青衫犀屨龍躍鵬奮於數百千萬人之中風雲變化一日千里視拔宅超乘為希特之遇而是時徐君甫踰冠年少名暴起咄咄逼人意春戰直掇之耳更十許年凡六上公車都報罷迨今年辛丑始克以其業售藉名南宮何鄉者騰踔之易後遭逢之難也士固各有時哉徐君成進士得粤之增城令謁余山中手其業視余曰

茲弟子所挾以售者幸先生為詮定余覽之卒業大都沈深綿密能抉其胷中之所欲言而不傷氣凌厲恣肆能極其才力之所至而不傷格意調雙美神采偕秀余以此則嘆徐君斯十許年間揣摩印證所為文不知凡幾變以及於是是其用力久而用心勤矣余老措大耳守其舊聞闇於時趨竊怪邇時為舉子業者往往拾二氏之殘瀋獵語錄之餘唾便自謂超超玄著流波漸人卑者濡首高亦染指徐君文具在精言妙理何嘗不自超顧曾

落此蹊徑否前是客武林来者為言徐君讀書西湖之淨慈聞鷄而興聲琅琅達丙夜楗關累足累月不出戶益其專壹如此夫六橋花煙雲晴瀾霧嶗旦暮畢呈吾前徐君畧不以游目而收之肺腑欝為文章固宜含英吐華蔚然多所自得也乎時有驟而淹遇有謫而信殆天有意老徐君之才而就其名耶非也余既為詮定命之曰湖上草而題其端

引

清對館課引

晉劇陽子雅善射在後將軍府初不見知已備教登塲發無不中舉坐鮮所敵後將軍嘆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如此射矣後果顯名惟人主亦器重之望而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劇陽於是稱甯氏貴甥符宅相云盖余兩甥為劉氏仲若季仲常吉季常康頃者季得雋而人若為非意也者即其家衆與其親交間亦若咄咄曷不仲而季也俄而

試卷出而衆乃謝知季晚矣咸謂之子機神風骨殆飄飄巷凌雲乎哉尋又出其窓草而覽者愈益慕鄉之斯其劇陽之射耶非耶雖然士所用名世詎茲秩維秩也攻苦變化亦何窮之有進而務深沉之思抉微眇之趣規閎遠之圖落落穆穆毋志後將軍府時雖以領袖後來可也

跋

書西郭趙季梅花卷後

邑西郊趙季玉川子生而有深心雅尚於梅也家太恵山可三里而近山之陽為太湖每花時駕籃輿遵湖行投深塢絶壑或殘菴宿壠佀回物色不惜買花錢賂守者折取其樛枝樊然懸輿傍歸也枝皆盤屈夭矯作虬龍飛舞勢既瓶而供精舍間庋一枝兩枝齋壁召所善幽人韻士畢来歡賞季善飲酒所善亦多酒人相與浮大白花下徑醉客

狼狽覘童子將去主人不復問其疎豁如此吾山中諸貴家園林若碁置往往植梅數百株列亭榭其上彌望如雪而季以為此第以奉裘貂氅鶴舞衣歌板之娛耳即嶺頭標格不亦微減乎哉掉頭去去不一瞬惟是倏然獨往必其孤芳古意亭亭塵壒之外而後以辱攀摘季雖布衣無名位可以震世揆物乃其意尚倘亦有闡潛光而厲隱操之思耶彼灞橋驢背上人風流耀千古不知其會心處於季何如也吾焚魚十年往矣揚州官閣非復吾意中事顧為季扶杖屨以時從游湖山間幽遐之觀使邑人益搜剔巖穴奇品留異日一段佳話於是季有卷題諸翰林詩其甥周太史引其端而吾復為之識其後

贊

顧封君像贊

為郡丞之子而口不厭脩滌睨賻贈如睨敝屣為
柱史君之父而足不踐公府遠貴勢如遠伏罟輟
窮經而貤贊書而曰吾何德以居釋青衿而披繡
衣而曰吾何福以幾新知豈不樂一丘一壑惟老
友是託以娛觴酌時局豈不煜一簡一牘惟古格
是覆以砭表襮凛兮其若秋澄有高而陵有卑而
乘我諧以蒸煦兮其若春融有戕而封有鬻而宗

我震以恫於狀有之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親穆然游乎其天而泊然遺乎其人盖閱春秋八十有七而葆玄素居然一日也斯其為行之質而民之逸者歟

質孝先生賛

身不離閭井而逋播是貽名不越庠序而鄉域是率跡不踐規矩而入紫陽之室行不涉幽耿而應芝雲之茁葢先生之文不勝其質先生之孝質有其實故望其容者以為有仁人君子之風而覩其微者以為抱終天九地之恤耶

題茅平仲小像

骨顯節俠胸有奇字五侯曾游千駟弗視老不廢吟貧益好事汝或予頷予言汝似

自警

匪狗貨賄詎婪酒食心熱手快意汝病惑不療將深從偏處克筆管牢把耳孔堅塞既融俗猜亦保玄德

議

東事議

議照東封一事當事者殆欲羈縻內寬兵食保屬國以安中國也初亦未甚失策乃其失在未成封而先撤兵劉綎之兵自朝鮮撤南兵自石門寨天津登萊撤而吾備禦少衰矣二使同在事同居海上脫者言變謂倭已啓疆留者言不變謂倭方屏息悠悠之談不皆可據語不云乎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謂宜急設謀勇大將宿重兵營鴨綠

江上持重据要以固封守益設裨將提游兵直呂順口耀威揚武以防奔突並海諸衛道若北之天津山東之登萊南之淮陽吳淞浙之溫寧閩廣之興漳惠雷諸處倭無所不入我無所不備察舉將吏擇其可者責成修飭毋擾毋玩是守在內也朝鮮之烏嶺一大要害也速諭其君若臣使併力扼此嶺它扼塞亦堅壁守之倘其膽怯傷弓不堪賈勇吾防倭大將不妨走偏師佐彼當關報急則往事定則旋斃借則因糧久戍則屯種是守在外也夫守在外非為朝鮮守也為中國守也守在內非為倭變守也即倭不變亦弗可弗守也至於倭迎封楊方亨渡海而冊可也不為中國榮吾不為當事者功倭不迎封楊方亨完璧而歸可也不足為中國辱吾不為當事者罪必遣科臣則全駐節烏嶺北俟迎封之舟至而後馳釜山可也不遣科臣則降節付楊方亨令奉以行事可也大抵備禦必不可不修朝鮮必不可不保而封事則原以示羈縻不得全恃亦不必

中罷謹議

冊定吏部効勞議

近考勞以定優缺後先較之往轍下首引人不由官而由吏上首選官不任法而任情誠可稱澄清矣惟本部請

旨初意原欲官愚籤定乃該司議報之冊仍是缺坐名給茲於掣籤之法不矛盾乎且部以外用籤部以内定缺何以令衆庶見也今去萬曆六年幾何日　當是時止十三項人耳陽城一倡二百年積弊賴之如洗今効勞乞恩一選司已加至六十九人矣而四十四討缺之當該不與焉舉内外美缺共垂涎者冊開才六十六處如之何能推其餘核以少庇孤寒也諸賢各負建立可沿習濫觴而不共肩之與議法之体止當各司定為規矩明開項數令各官吏相與持循似不必某某如何以致人人乞哀即如効勞難裁諸賢掣肘非以項頭為病根乎斯固奉

旨各衙門皆有遞減者也不則革役究遣矣

明綸森嚴本部吏獨格不行且有增至數千者今
當明立冊籍實書銀數除往事姑不究外此後務
奉
明旨與別部一體遵行此項另造一冊先報查考
清弊之原一當議也効勞一十三項三年許選部
規有成範矣似難更易既欲不礙掣籤止當量與
地方或共衆與三四五籤之內或量減其三十六
月之期若有省祭即當減省祭以厚之矣中如
旨意官頗有使費當議賞班選司本頭獨勞各司
毋減月給揔之成此掣籤之公法而已若有悞事
仍司務廳立一紀過之簿稟堂遲選幾月亦所以
教各役之小心也二當議也各司當該有缺美者
如選司之僧道科求贊科給假科功司二考科三
考科雜職科封司實授科撥吏科勳司報復科每
年獲利訪俱千金近日陸士俊事是明券也雖不
考中誰不援例能哉三當議也効勞之吏似當酌
定行頭必用二考為便又如同一火房在司中七
分之銀稟告不足在三堂一毫無與俾月備茶又

如在司供役人必賞缺司務借役人止賞銀推之後堂承差　朝房勞官皆令自為備茶比及討缺藉為口實此當人各量給毋令賠費法始可行四當議也大一石係吏道首選比其成也得進衛幕榮先人稱貴顯矣往多輕畀部人不律者予以知律不招者予以善招而牢不可破其故何也又其入部以小行頭劄部加大行頭當其吏也求中求揀及其官也欲援欲缺似此無厭効勞何利賴汝而必欲為每事至成如此耶同心節制似非過刻五當議也此就本部一耳一目心思聞見求商確耳諸賢同心為　國深碩補我不逮各出高見則本部歛衽受益矣四司公議定日仍欲策報叙此于端並列會議姓名以見一時共事之雅外揔冊壹本分冊五本備會議用

建橋事原

南河之宜橋也去水故也北河長安橋之不宜石也來水故也長安橋石而兒童為之謠薦紳蒙其殃議毀仍木乂矣而弗遽毀也因故也橋南之議

相傳發於未翁閣老昌於王暘谷兵使而頃畧鳩於華元臯馮臚葢邑父母嘗捐十金驅石相基業有端矣而弗繼也無所因故也夫宜繼而弗繼與宜毀而弗毀此邑之闕政而吾儕大夫士之耻也臯不肖生且晚於分不當首事顧私念賢者宜為其大而不賢者宜為其細長者宜任逸而卑者宜任勞則試號於衆曰長安石橋盍毀諸僉曰然又號於衆曰盍因毀以為成因北以為南僉又曰然然而其為工尚鉅而其費為不貲也方今水衡無錢而必仰給虞於道築長府有誡而必泛募疑於箕斂則茲役也亦惟是吾儕大夫與凡為大夫士之父兄子弟而勇於公義者之事也於是相與推擇忠實有心計若華氏元悌陳氏治道四三輩綜厥務而遍以冊告請寘筆焉倘曰形家之譚儒者弗道也且福不必我先福不必我後則臯方嘸然內媿赧然色沮不敢復言之矣

啓

請呂老師啓

伏以

周室羅才

聖世荷葑菲之並採虞廷輯瑞

清時忻桃李之俱榮感恩私切乎瞻依

門墻日麗精意跂承乎

提誨几席風生肅劾燕需齊敦鴻衍恭惟

上柱國呂老師閣下

斗躔毓粹
粤嶠鍾英名奏金墀采映祥雲五色書讐石室
藜然瑞靄三冬草麻則奎璧晴聯敷藻則絲
綸夜静道勤思乎經天緯地功茂起乎賛化
調元履北扉升東序之班清華薦歷綰南省
晋
中台之秩密勿崇參叶符
帝賚之良師表人倫之重當
今上冲齡御曆運啓龍飛肆
先生妙簡掄文光騰虎變蕤臺高築希揆千里
之奇狄籠傍儲并蓄寸材之陋以茲疎逖與
辱
甄收釋褐春官知已多慚于白璧謁銓天宰儒
生何誤於青袍紛中外以分曹自是難同冶
鑄揔後先其儋爵應知盡屬裁成有意酬
君忍負先資獻納無嗟作吏俄驚隙景居諸於是
三載届期九州述職奉
中朝之玉帛藩服来同萃上國之冠裳

公門至止誰道絳帷之遠隔儼
師模依日月之間第聞
黃閣之深嚴瞻弼直儆雲霄之上於是月某日
謹諏穆卜預啓芳晨玉宇陽迴薦嘉旨於溪
毛澗藻沙堤候轉移景曜於太乙文昌期教
令之重申表盍簪之協豫伏望
鑒其愫悃
枉以清塵曳玉鳴珂奉
步趨而是則是傚霏金屑玉聆
咳唾而為訓為彝某等無任欣幸懇祈之至
請何老師啓
伏以
朱衣校藝品題昔重歐公
翠幄傳經忠讜今推程氏循分敢稱乎桃李感
恩胥跂於
門墻欣協豫以來同儗乘鷽而啓燕恭惟
大師相震翁老師閣下
粹毓中嵩

祥開北斗
六州發鮮文章魁洛下之英
三館蒐儲圖史讀寰中之秘載筆於石渠東觀
燃藜於天禄西清錦帙牙籤日侍
金華之直銀章青綬天臨玉筍之班流風雅為家
聲蚤是襄陽二杜振英華為世重全凌巴蜀
三蘇揖讓
人主之前陪游相君之列當
今上坤齡御曆運啓龍飛肆
先生妙簡掄文光騰虎變盡東南之美將收竹
箭之奇空西北之群并相駑駘之陋茲令海
邦逖賤之士獲厠
天府賢能之書續食而來待公車者可百十輩挾
策以對蒙
賜第者殆十九人去住雲泥慨當年之蹤跡浮沉
日月逢此地以跳蹠益
虞廷考績之方終又
周室羅才之復始

膺門鵠立緋袍綵映於青袍
孔帳鱗升內服簪聯於外服不作渡江之橘自
隨
先資還同傾日之葵齊聞
後命謹於二月某日陽歸
玉署候轉沙堤鼓瑟吹笙再展鹿鳴之會陳邁
設豆期敞鴻衍之懽伏望
下蓬禁之清陰
垂菲筵之末照鳴珂步履
師模而亦步亦趨屑玉霏金聞大道而是彝是
謂某等無任忻幸懇祈之至
戊子新春元會請令公啓
伏以
天府升名擢桂快月中之步師門服義烹葵符雲
上之占歌鹿為榮登龍有素茲擬月之　日
愛宜冬日節應春陽懷國士之深知人疑孔
鑄忝鄉書之列薦世目周楨誰實栽培自喜
方滋桃李何當補報且庸羞彼藻芹願分彈

琴半刻之陰来賜揮麈千言之誨遥瞻下鳥
敢告前騶謹啓

請林邑侯啓

竊以彈琴歲久花封五見春風飛舄天遥槐
陛再朝正月情關秣馬色動歌驪肅詹来月
日言掃蓬茅薄羞芹藻借戴星之暇暫許
停車遲卜晝之懽聊同卧轍惟使君計已當
及瓜而代用汝作霖若童子可能復騎竹而
迎望公如歲鳴騶是聽稱兕為期謹啓

請林邑侯尊翁方伯考吾公公啓

竊以返旆
九天薇省遂
呼嵩之祝停驂百里花封紓陟岵之瞻薄體邦
君聚順之思朋修地主留懽之燕兹惟月之
日小春應候冬日宜人望四岳之儀刑高
山在仰鑒二泉之澄澈明水堪羞晝卜早諧
暫借半晌庭槐之蔭寒香晚媚同飡九秋籬
菊之英誰家坐隔屏風共羨

恩華日近此會談揮麈尾俄看妙論風生敢乞
西山拳石之靈用徼南極一星之照車塵是
望關氣同瞻謹啓
送子入學請令公及學博啓
竊以在泮水芹藻輒初騰驥足肆筵羞藻觀
旂爭聽鸞聲惟髦士鵠袍謁
廟之辰逼神君鳧舄升
朝之日聖門七十子服孔子同游巧附希蹤帝
座十五星為郎官
內召仍勤盛舉敢侈絳帳極一時之選懸知冰
壺生六月之寒聞絃歌暫蔭甘棠奉璋賛寧
忘棫樸負墻以候重席為期謹具啓上
請許令公啓
竊以才雄百里循良高換縣之名福蔭二天
殊禮荷式廬之重恩先野老頌滿神君卜茲
月之　日溥采溪芹言陳水薤愛宜冬日甫
踰添線之辰歌動陽春擬借鳴絃之暇咳唾
想珠琲錯落光輝希冠劍從容稱兕為期傳

騶是聽謹啓

六十自壽請令公諸親友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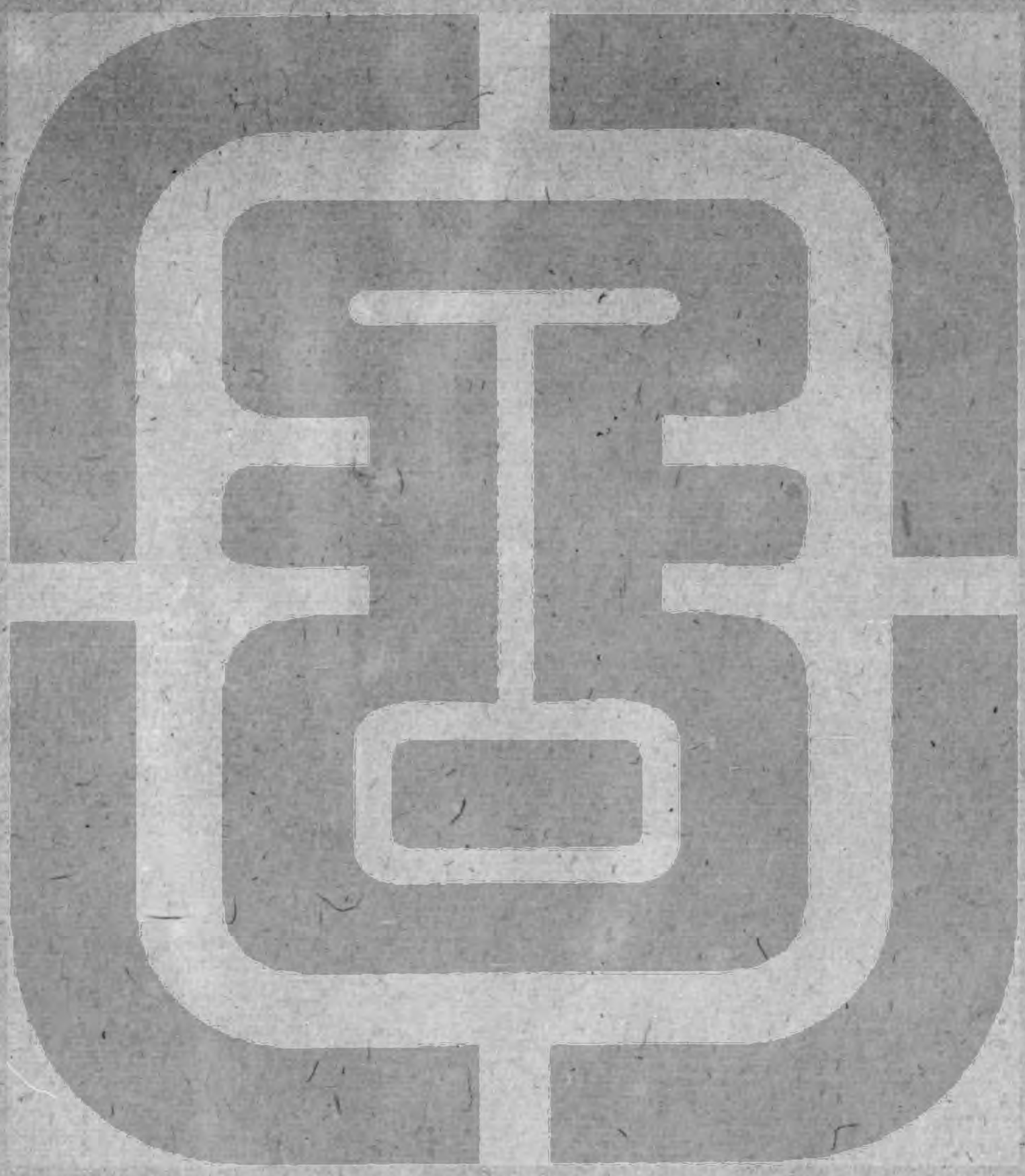
竊以正朔際春朝百歲巧逢新曆者年安晚

節一生甘老殘編巖居真荷

主恩川祝敢忘　賓貺謹卜月之　日東風應

律南極分輝燈焰吐銀花映月借九霄末照

歌聲翻白苧遏雲徼一顧殊榮行觴擬申頌

椒辛檢錄芊甫周花甲庭迎舞鶴門聽鳴鸞

謹啓上　季男源文百拜謹輯